

历史剧

海瑞罢官

——根据吴晗同名京剧本翻编

1. [redacted] 甲寅

PDG

人物：徐 瑛——徐阶的三子，四十岁左右，大少爷，恶霸。

赵玉山——农民，六十五岁。

洪阿兰——赵媳，三十一岁。

赵小兰——赵玉山的孙女，十六岁。

王明友——华亭知县，贪官，四十岁。

徐 富——徐府家人，恶仆。

郑 愉——苏州知府，五十五岁，肯实心办事，官声尚好。

肖 岩——吴县知县，四十五岁，贪官。

李平度——松江知府，五十岁，逢迎乡宦，贪财枉法，有名的李剥皮。

海 瑞——应天巡抚，五十四岁。

谢太夫人——海瑞母，七十一岁。

王夫人——海瑞妻，三十岁。

海 朋——海家老苍头。

徐 阶——七十五岁，乞休首相。

戴凤翔——五十岁，新任应天巡抚。

徐府家丁多人，作伴，华亭县衙役甲乙丙丁、告状百姓、乡民甲、乙、丙、丁。徐府家院、校尉、军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华亭县教谕、徐家亲友、师爷、挂牌官。

场次：第一场 民 愤

第二场 审 案

第三场 上 任

徐洲案情改官

見母斷求及累

第四場
第五場
第六場
第七場
第八場
第九場

第一场 民愤

〔松江府华亭县槿云山下，清明节。〕

〔幕启，徐瑛骑马，众家丁簇拥上。〕

徐瑛：〔唱〕春色满城郊，迢递。

忙将金镫敲，飞跑。

且看花多少。

哎哟！你看——

远处有红松，妖姣。

本公子徐瑛，今日清明佳节，借上坟扫墓为名，来此游玩，一路放鹰逐犬，真是快乐。忽见前面两个女子，妖妖姣姣，甚然标致，何不上前调戏一番。众家丁，追！——

众家丁：追！（拥徐瑛下）

〔洪阿兰、赵小兰持香纸上。〕

洪阿兰：〔唱〕清明扫墓化纸钱，

夫君冤死已一年。

花红柳绿无心赏，

翁老女幼谁相怜。

小兰女儿啊！上香、烧金纸，为你爹爹拜几拜。（母女拜，哭）夫君啊！

〔接唱〕全家靠你作樗耕田，

披星戴月早起还眠。

终年劳苦无停歇，

度日艰难受熬煎。

谁想大祸从天降，

徐府假田契年月倒填。

霸占田产还要咱交粮完税。

你气得吐血卧病不起。

含恨而死葬此山前。

哎呀！夫君啊！我母子要如何度日啊！咱要何时才会得中冤啊！

洪阿兰：母亲不要啼哭，那孩有人来了！

（母女收拾祭奠筐碗，准备离开。

（徐瑛率徐富等众家丁上。

徐瑛：嘻嘻！（调戏赵小兰，小兰躲避，洪阿兰阻拦！）

徐瑛：退边，退边！我是要她，不是要你。

洪阿兰：公子不可如此，她是我的女儿。

徐瑛：好好！就连你一同到我府中。

洪阿兰：非亲非故，既去你府中做什么？

徐瑛：都做我的小妾，给你母女终身受用不尽。

洪阿兰：岂有此理，小兰，咱紧走。

（徐瑛指挥家丁拦阻。

洪阿兰：青天白日，调戏良家妇女，众乡亲，救命啊！

徐瑛：不要大惊小怪，我徐三公子奉旨待你母女。

洪阿兰：啊！徐三公子是我杀夫仇人！救命救命啊！

（乡民甲乙丙等闻声上，洪阿兰母女趁机逃走。

乡民甲：又是徐三公子为非作恶，老天爷啊！这恶人该受恶报啊！

徐瑛：紧追！

（众乡民被驱散，徐瑛与众家丁追下，过场。

（洪阿兰、赵小兰和赵玉山分上，相遇，徐瑛和众家丁追来，赵玉山上前拦阻。

徐瑛：免走，有话好说。

赵玉山：什么好话！徐三公子，你霸占我家田地，气死我独养亲儿，还逼我老汉替你完粮当差，这还不够，又来欺侮我家寡妇孤女，真要我一家性命！

徐瑛：胡说，赵玉山，像你这穷老儿也何尝起个母女，不如顺从本公子，我叫个穿的绫罗纺丝，规日可呼奴唤婢，给个享福爹了，也爹给你老儿养老。

赵玉山：唉！徐瑛，我老汉人穷志不穷，不贩卖人口度时光，退边，去！

徐 瑛：真是认错抬举！众家丁，抢！

〔徐富和众家丁拉赵小兰，赵玉山、洪阿兰左右拦阻。〕

徐 瑛：来啊！打，打！

〔徐府家丁痛打赵玉山，洪阿兰、赵小兰救护，赵玉山被打昏死。徐瑛率家丁抢小兰下。〕

〔众乡民闻声赶上。〕

众乡民：青天白日抢掠良家妇女，打死人命，这是什么世界？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存？

〔洪阿兰痛哭，众乡民救护赵玉山，赵渐苏醒。〕

赵玉山：媳妇，休要啼哭，赶紧去县衙告状，救回孙女要紧！

〔唱〕恶霸欺人倚虎狼，

伸冤告状上公堂，

朝廷王法三尺在，

要与冤氏作主张。

洪阿兰：公公受了重伤，无人伺候，媳妇去不得。

众乡民：娘子放心前去告状，你公公自有我等照料。

洪阿兰：如此多谢众乡亲。公公，媳妇去了！

赵玉山：快去快回，救回孙女。

洪阿兰：是！

〔唱〕县衙告状诉冤枉，

救出女儿回家中。

〔幕下。〕

第二场 审 案

〔华亭知县衙门，公堂。〕

〔众衙役拥王明友上。〕

王明友：（吟）区区七品也堂堂，
做官何用好文章？
看见金银就心动，
不管周关与郑王。

吟罢！

（唱）只要金银入手中，
富过自己老祖宗，
道理尽管有十足，
元钱告状费商劳。

下官王明友，官居华亭县正堂。于下，挂起放告牌。
〔外击鼓。〕

王明友：何人击鼓？

衙役甲：百姓喊冤击鼓。

王明友：升堂。

众衙役：呼！

〔众告状百姓上。〕

众百姓：老爷冤枉！冤枉！

王明友：你等所告何人？

百姓甲：告徐太师家强占民地。

百姓乙：告徐太师家霸占民产。

百姓丙：告徐三公子强占民房。

王明友：怪哉！怪哉！本老爷到任以来，日日有人告徐阶，今日又是告徐阶。都是告这家。告状由头都一样，霸占民产不应该。太师爷怎也敢告，小小百姓真犯来，久闻此地民风刁悍，当真、果然，不错！真是刁民，刁民！左右，将这班刁民赶出去！

(众衙役赶告状百姓下。

(洪阿兰上，击鼓，衙役引入下跪。

王明友：又来一个告状，我猜一定又是告徐阶。喂，妇女人，你告是谁？

洪阿兰：青天大老爷，民妇告徐三公子强抢民女，殴打公爷重伤，求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！（哭）

王明友：本老爷行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喂，你女儿呢？

洪阿兰：吾女被徐三公子抢去了。

王明友：是谁作证？

洪阿兰：众乡亲亲眼看见。

王明友：证人何在？

洪阿兰：公爷被打重伤，众乡亲在家照料，元来到此。

王明友：我早知你这步，一元凭，二元证，是谁抢你的女儿？你公爷呢？

洪阿兰：受伤沉重，不能走动。

王明友：呸！告伤要验伤，天下公理。你公爷不来验伤，本老爷怎知他有伤还没伤。你来告状，一元状纸，二元中证，三元伤证，正是刁民诬告，带你妇通人家，又系初犯，不予重究。来啊！将她赶出去。

洪阿兰：民妇果真冤枉，求老爷开恩伸冤。

王明友：有冤就伸，诬告着办。告状要有人证物证，只凭咀说本老爷岂是偏听偏信的糊涂官。

洪阿兰：老爷是清官，要与民妇伸冤。

王明友：自然是清官，你若不服，以后带人证物证再来。

——退堂！

(众衙役下，洪阿兰哭下。

王明友：哎呀，此等真是难办！抢人又打人，如照王法来办，我这小小县官，怎惹得起徐太师？如拖延不办，这妇人会天天来告，这要如何应付？（寻思）有了，待我当面禀过李平度知府大人，他见识多，自有计较。正是——

(唸)刁民日夜起风波，

何是才得免烦恼？

(布下。

(二布外，徐瑛、徐富上。

徐瑛：(唸)奉送了黄金，府县笑哈哈，

果然是妙计，官司免费心。

赵玉山你这老匹，居然敢到县衙告我。兵来将挡，本公子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令差徐富奉送二百两黄金与知县，三百两黄金与知府，买通上下。知县王明友倒也识相，说是刁民诬告乡官，咸何体统！哼！不怕刁民逞凶顽，财势压倒赵玉山，徐富。

徐富：在。

徐瑛：公堂之上，县老爷若问起那日事情，你要含笑小心，不可露出马脚。

徐富：这事我晓得，公子放心！

(徐瑛、徐富同下。

(布开。王明友上，众衙役上。升堂。

王明友：(唸)近来财运大亨通，

油水源头入手中，

官司出入但论价，

名卷何曾输包公。

嘿！从前只知刮穷鬼，干戈巴巴无油水。如今徐府送黄金，判案何须论是非，此案今日须了结，不然人会说我糊塗元能为。来啊，传洪阿兰一案人犯上堂。

衙役甲：传洪阿兰一案人犯上堂。

众人：民妇、小民等拜见老爷。

王明友：起来。近日来本县为了洪阿兰一案，四处查访，今日升堂，你等要从实说明，不许节外生枝。——洪阿兰，

洪阿兰：民妇在。

王明友：你告徐瑛抱你女儿，是在何日？

洪阿兰：清明节。

王明友：有无眼见证人？

众乡民：小民等亲眼所见。

王明友：洪阿兰，你告徐瑛打你公公，你公公可有到案？

赵玉山：小民在。

王明友：打伤何处？

赵玉山：拳打脚踢，遍身是伤。

王明友：有无眼见证人？

众乡民：小民等亲眼所见。

王明友：作作验伤。

（作作脱赵玉山上衣验伤。）

作 作：无伤，无伤，无伤。禀老爷，四肢完整，并无伤疤，无伤。

王明友：呸！大胆刁民，造谣诬告，来啊！踩下去打！

赵玉山：哎呀！老爷，小民身有伤痕，怎说无伤？请老爷再验。

众乡民：老爷啊，赵玉山被徐瑛毒打，我等亲眼所见，如有虚假，愿甘反堂。

王明友：这就奇了，明明无伤，偏说有伤。作作再验。

作 作：似有自行跌倒之伤，并无打伤痕迹。

王明友：手下，传徐瑛上堂。

（徐瑛、徐富上。）

徐 瑛：荫官徐瑛参见大人。

王明友：免礼，徐瑛，现有人告你抢劫妇女，毒打良民，可有此事吗？

徐 瑛：荫官宰相门庭，熟读诗书，深明大义，岂肯抢劫妇女，毒打良民？大人明鉴。请问大人，此事是在何日？

王明友：原告说是清明节。

徐 瑛：清明节？清明节我那里去？唔，有了！这一日，我在张员外家讲论诗书，未曾出城。

王明友：有何人证？

徐 瑛：家奴徐富在旁随侍可以作证。

王明友：徐富，清明节那一日，徐瑛他在何处？

徐 富：回禀老爷，三公子清明节那日，确实在同城秀才家读书，不曾出城。家奴在旁随侍，一刻不离，可以作证。

王清友：这就是了，徐三清明节那日都在同城秀才家读书，如何又能分身出城去抢人打人？这分明是刁民诬告乡官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来啊，重打洪阿兰！

洪阿兰：青天老爷啊！抢人打人之事，千真万确，有邻里乡民为证，望老爷为民妇伸冤，小女现在徐府，求老爷断还，骨肉团聚。

王明友：大胆泼妇！你有干证，别人就无干证？偏么你的干证是真的，人的干证就是假的？本老爷耳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不听乡官之言，莫非叫我反而听刁民的话，来，挨下重打！

赵玉山：住！老爷宽恩，小民虽是务农，是个穷人，但是人穷志不穷，虽不读书，也还明理。小民祖传一些田产，一家靠此为生，徐三公子假造契据，倒置年月，强占归己，小民独生一子，因气发身亡，留下寡妇孤女，产去税存，还要完粮当差，无处伸冤诉苦，清明节那日徐三公子又恃势抢走孙女，将小民毒打重伤，重々冤枉，上有天日，下有乡邻，俱可作证，老爷不为小民作主，反而偏信一面之词，要打原告，天理何在？良心何存？老爷，你不可如此，你要为小民作主啊！

王明友：大胆刁民，明么无伤却说有伤。明么他在朋友家读书，不曾出门，你却诬告他下乡打人抢人。这是天理？还是良心？你人穷志也穷，穷得无法，竟然胆敢诬告乡官，真是穷凶极恶！来啊，挨下重々地打！

赵玉山：老爷，打不得，你若要打，我就要告。

王明友：那快去告？

赵玉山：去府里告，去苏州告，去京城告。

(唱)老汉告冤上有皇天，

一家遭害泪涟涟。

你不为民秉公判，

你……你，你这赃官——

进京告状，命难全。

王明友：好大胆！

（唱）刁民胆敢发狂言，

来啊！

与我重责八十板。

（众衙役拉赵玉山重打，赵被打死。

衙役中：禀老爷，犯人打死了。

洪阿兰：哎呀！天呀！

（唱）满怀悲愤唤苍天，

女儿被抢未脱险，

公公杖毙在堂前，

人间难犯是非辨，天啊天！

王明友：哎！（惊，变色，俄而镇定）抬下去，轰出去！

（众乡民抬赵玉山尸，洪阿兰痛哭下。

徐 瑛：嘿……！（笑下，徐富随下）。

王明友：这真是大意了，元想这老儿如此不经打。（沉思）嘿，这也无妨，无妨！

（衙役乙送邸报上，

衙役乙：禀老爷，有紧急公文一角，老爷请看。

王明友：（拆阅。惊慌失措）哎呀！海瑞着以都察院右全部转吏巡抚应天十府！啊！这老头子不去别地，偏要来江南，这要如何是好！（邸报坠地，又拣起，沉吟）
嗯……

衙役乙：怎说，海青天要来了？坏了！

王明友：准备行装，即刻动身前往苏州。

（奔下。

第三场上任

〔苏州阊门外接官亭。〕

〔郑愉、肖岩、李平度、王明友等官员、校尉、兵士、旗伞拥上。〕

郑愉：〔唱〕报说海瑞抗应天，

肖岩：〔唱〕近日就能到江南，

李平度：〔唱〕苏州城外忙迎接。

众官员：〔合唱〕须着谨慎莫汗漫。

郑愉：列位大人请了。海都堂早已从南京启程，至今未见到来，恐我等又空接一次了。

肖岩：听说海都堂要来，先遣太监老黄锦公公的大轿，从八人减到四人了。

李平度：是啊，我松江府有些乡官，连夜将大红门涂黑，省得惹事。

王明友：列位大人，人说海都堂为官清正刚直，到底他为人如何？

郑愉：下官当年在京，颇知海都堂为人，且为列位大人叙述一番：海都堂他——

〔唱〕为人刚直何言刚举，

曾上本章冒犯嘉靖王。

劝告皇上求仙无用，

古今那有长生不死神翁。

耗财害醮荒庶政，

民怨沸腾国困穷。

刀兵四起危社稷，

若不改过难对祖宗。

他将皇上如此痛骂，皇上大怒，要问他斩罪，中人将他看押，后来方知他已备下后事，倒无了生恋，海瑞囚禁天牢，受尽刑罚。到皇上驾崩，才被赦出狱。如今来到江南，列位大人——

(唱)我等为官汲检点，

肖岩：哎呀！（变色惊慌）

李平度：（唱）闻得此言暗惊慌。

王明友：天气炎热，我等且去接官亭暂息，前站到来，再迎接未迟。来，打通接官亭。（众同下）

〔海瑞内声：来了！——

〔海瑞、谢氏、王氏、海朋上。

海瑞：（唱）奉旨江南除弊政，

风尘仆仆走金阊。

巡抚应天十府，

禁酬素愿锄豪强。

驰驱上任，微服察访，

民间疾苦方得知其详。

江南鱼米富庶地，

苏杭是人问天堂。

怎奈贪官恶吏摧残乡党，

穷苦百姓被迫流亡，

民穷财尽国运衰，

我海刚峰——

上扳朝廷要作主张。

王氏：汗流如雨透衣裳，路旁景色懒观赏。

谢氏：子儿，此处离苏州城还有多少路程？

海瑞：前面不远便是苏州城。母亲天气炎热，暂息片刻再行如何？

谢氏：也好。

海瑞：看前面有一树林，请母亲在那块稍歇。海朋，带路。

〔谢氏、王氏、海朋下。

〔洪阿兰、乡民甲、乙、丙、丁同上。

乡民丁：天气炎热，我等稍歇片刻再赶路。这位娘子，你哭得啼啼，有什么冤屈？

洪阿兰：我要去苏州抚台衙门告状。

乡民丁：你状告何人？

洪阿兰：状告华亭县徐三公子与华亭知县，夺田抢女，打杀人命。

乡民丁：详情怎样？

洪阿兰：哎，苍天啊！

（唱）徐瑛仗势占民田，
王明友袒凶将人陷。
民女被抢公女死，
弃告托台心似油煎。

（海瑞倾听，点头。）

乡民丁：此等冤枉事情，可是当真？

乡民甲：那会不真！我等亲眼所见。

海瑞：为何不去告官？

乡民乙：老客官，你不知啊，那里不告，去告，把苦主活活打死！

海瑞：果有此事，这是凭那条王法？

乡民甲：说是他诬告乡官。

海瑞：什么诬告，可有见证？

乡民甲：有啊，他管家徐富作证。

海瑞：呀！家奴豈能为本主作证！罢了，他证明什么？

乡民乙：说是徐三公子清明节那日整日在同城秀才家读书，并未出城。

海瑞：是哪个徐三公子？

乡民甲：正是徐大师的三公子。

海瑞：这事了，徐三公子说未出城，如何能在乡下打人抢人？

乡民甲：还！这是白日见鬼，我等亲眼见他抢人打人。

海瑞：那你等就不是了，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去作证？

乡民乙：客官啊！

（唱）我等上前去作证，
县官受贿为富人。
乡官说话他相信，
穷人眼见难作真。

海瑞：乡官说话便是真，穷人作证便是假。

众乡民：正是啊！

海瑞：乡官只是一人，你等人多，说了也不相信？

乡民甲：客官的不知穷人的苦处，我等都是徐家佃户，那里敢多说一句。

海瑞：唔！你等都是徐家佃户。

众乡民：田地都被徐家霸占，还要交租当差，我等好苦啊！

海瑞：这又是你等不是了，为何不告？

乡民甲乙：客官你不是本地人，这是难怪。知府是有名的李剥皮，知县是大大的贪官。我等如何敢告。

(唱)官府衙门八字开，

有理无钱莫进来。

上下都是官世界，

只恨穷人命不该。

海瑞：唔！府县不能告，如今你等何去？

乡民丁：去苏州抚台衙门告状。

海瑞：苏州抚台，他就不爱钱，就会为你等作主？

乡民丁：正是，新任抚台海青天，定能替阮作主。我老汉——

(唱)前年卖米去淳安，

传说海青天公正为官。

减驿递，行条鞭。

裁里甲，除常例，美政乡端。

勤课农桑逃亡绝，

布衣蔬食难上难。

判恶除奸明断案，

离任调官赢得百姓心酸。

海瑞：你等真的相信他能为你们作主？

乡民丁：自然，他还未到任，就有布告，要百姓伸冤诉苦。他啊——

(唱)若不为阮来作主，

还叫什么海青天。

(内鼓乐声)

乡民乙：迎接海青天的官员来了。咱来看海青天。

(洪阿兰、众乡民拥挤向前，正与众官员、校尉、军士

相遇，军士甲撞倒乡民丙，海瑞扶起，不与李平度相撞。

李平度：老匹你青眼，老爷会给你撞得。来，打这老匹！

（军士甲挥鞭，郑愉劝解，众官员、校尉、军士下。）

（洪阿兰，众乡民惊惶下。）

海瑞：小小官儿，这等威风，平日鱼肉百姓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（唱）百姓纷纷来告状，

扶老携幼奔外乡。

贪官暴吏狐拳狗党，

迫赋贪贿黎民受灾殃。

这官儿发狠逞威风，

可见他平日何等嚣张，

我今继抚在江南，

定要扫尽万恶官吏扶助善良。

正是

纪纲整顿摧强梁，

誓为万民除害虫。

（下）

